

# 懷念一位屬靈長者

陳惠文



(圖左起)陳惠文會長、李伯舜牧師、招鶴齡弟兄、滕近輝牧師、王永信牧師、負責錄音義工。1996年在大使命中心德州銅谷營地，為滕牧師製作專題講座錄像開鏡前攝

我不是北宣人，也不是建道人，但滕牧師在我靈命的成長和事奉的學習上，卻有不可磨滅的影響。多年來，我非常欣賞滕牧師獨具風格的書法、華實並陳的寫作、精闢的釋經講道；但更令我佩服的是他婉約的言談舉止、誠懇的待人接物、細緻的愛心關懷，以及全然擺上的無私事奉。

每當我覺得各方面的要求如排山倒海而來，感到力不能勝時，我就會想到滕牧師。數十年來，他都一身兼多職，卻沒有看到他被累垮了，倒是從容不迫。有一個時期，滕牧師是香港宣道會北角堂的主任牧師、建道神學院的院長、中國神學研究院的院長，也是十多個機構的董事會主席。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安排時間的，又怎能記得同事工、神學院或機構的需要，來主持不同機構的董事會呢？直到今日，我仍然不明白！然而，這正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榜樣——「兼有馬利亞的心和馬大的手」(滕牧師一次講道時的用語)。

我願意描述幾次我與滕牧師近距離接觸的回憶，以表達我對這位屬靈長者的敬意：

滕牧師是華福運動的發起人之一，曾擔任華福董事會主席多年，而筆者在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中

在香港華福中心任執行幹事。開始時，華福同工只有4位全時間同工，作為執行幹事，有時需要和任董事會主席的滕牧師聯絡。當時我仍是個剛學習事奉的黃毛丫頭，覺得屬靈長輩的「靈氣逼人」(借蔡元雲醫生描寫另一位屬靈長輩的用語)，加上滕牧師外貌嚴肅，不苟言笑，更使我敬而遠之。記得當時的滕師母和王永信牧師、師母看見我與滕牧師通電話時都是「立正敬禮」，常笑說：「滕牧師在電話的另一端是看不到你『立正』的。」可見我對滕牧師的態度！

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從滕牧師口中聽過「絕對不可以」，我是其中少數人之一(如果還有其他人)。那年是王永信牧師60歲生日，之前的兩、三年是滕牧師和鮑會園牧師的60歲生日，香港的宣道會和播道會都分別為他們舉行壽宴，香港華福中心同工們覺得也應該為王牧師慶祝，但卻苦無經費。正發愁的時候，接到一位財務顧問寄來2,000港元，指明請30多位辦公室同工吃聖誕大餐。大家歡喜雀躍，一致決定將這筆錢用作為王牧師慶祝生日。雖然是1985年，但2,000港元仍是一個小數目，怎能舉行壽宴？幾經打聽、聯絡，一位在某快餐店任經理的義



工願意承擔以2,000港元預備200人的餐飲。於是，首先通知當時香港華福區委會總幹事朱文正牧師，豈料朱牧師把我們這個決定告訴滕牧師，滕牧師立刻請朱牧師囑我即時與他聯絡。電話接通後，我向滕牧師解釋用快餐店的原因，但滕牧師很鄭重地說：「無論如何，不能用快餐店。絕對不可以。要在酒樓(餐館)慶祝，不夠錢，就告訴我。」當然，我只好遵命。由此可見滕牧師對同工的心意！

離開華福後，我在美國進修跨文化研究期間，和滕牧師、師母接觸的機會較少。一次，突然收到滕牧師的信，還附有1,000美元的支票，說是一位弟兄支持我的費用。當時，滕傳忠愛師母臥病在牀，需要不少醫藥費，所以我將支票寄還給滕牧師；但滕牧師堅持要我收下。我只好存著感恩的心領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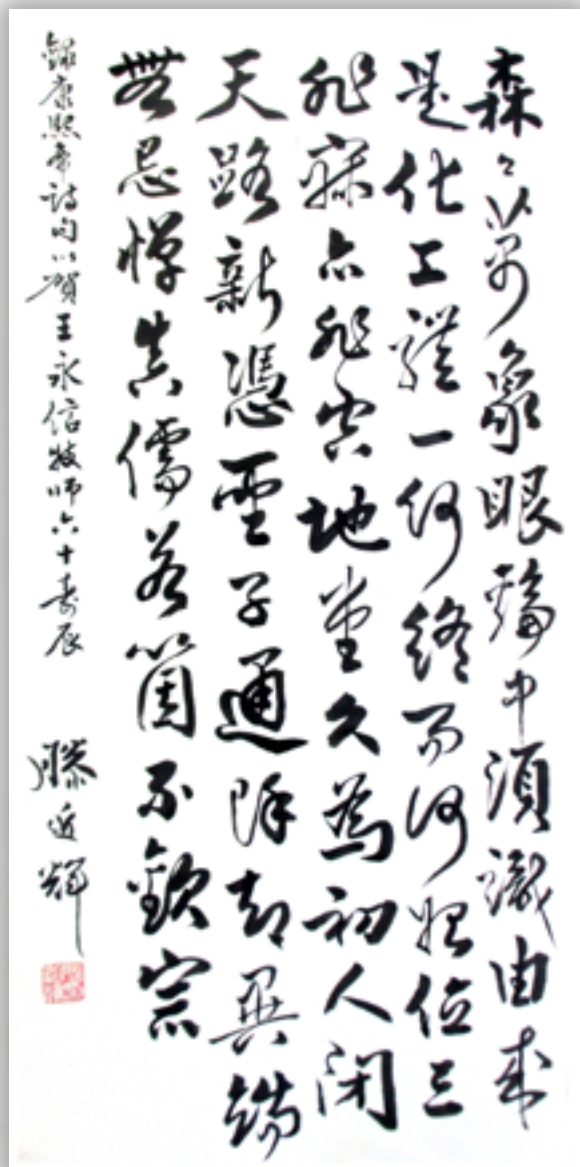
進修後，加入大使命中心。想不到滕牧師又是大使命中心國際董事會的主席，所以繼續有見面的機會。尤其是90年代後期，大使命中心在美國德州有一個退修營地，每年我們都舉辦一些營會、講座和事工策略會議，滕牧師是主要的講員之一。滕牧師很喜歡我們的營地，而且每次都選擇同一個房間。有一次，他在營地住了10多天，我問他要洗衣服嗎？我們可以替您用營地的洗衣機洗衣服。他笑著說：「不用，我自己用手洗了。」又有一次，他襯衣的鈕扣掉了，問我借針線。我說，讓我們替您縫吧。他說：「不用，不用。我會縫，我自己來縫。」可見滕牧師凡事親力親為，不假手於人，連日常小事都不例外。



2000年6月為滕牧師攝製的「真道精研系列」錄影帶於香港宣道會北角堂舉行奉獻禮

後來，滕牧師長居香港，我們見面的機會少了，但每一次見面，他都對我親切的問候。他的言行和生命，都在激勵我更盡心事奉。今日，滕牧師已完成了在世上的工作，回到天父家，領受公義的冠冕。但願我們後輩更忠心事主，不辜負滕牧師數十年來對我們的身教和言教。

(作者現任大使命中心會長)



滕牧師送給王永信牧師60大壽的賀禮